鹿裘石室集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五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徐太君蔣老夫人六秩序

花姑山之東鄉先生有兩徐公者一時挺與長公則卿士所稱覺齋先生者也先生起家于莊皇帝之戊辰歷位光祿勳以清譽著聞方駸駸乎嚮用次公爲實齋先生迨晚達起家于

今上之戊戌令番禺有循聲頃以疾請徙官博
士終廣陵厥美未究識者盡焉惜之初次公北
對公車遊太學予適爲同舍生同舍多南人士
率不無分心内顧而次公獨夷然專壹修業問
其家曰有吾婦在是時封大夫年八袠高矣次
公每念吾何可一日而違養吾親已覆自念曰
有吾婦在於是予私臆必材婦且必賢者乎所
稱蓋今徐太君蔣夫人云太君有二子並文學
高等予從兄按察女爲冡子婦因更習太君則

謂太君性勤慤攻苦茹淡巨若庾庫細逮米鹽必親筐篚贏縮必中度尸饔雖客最下者必豐腆膏骨薌萁之時薦必虔封大夫老也安少姬諸子婦皆已長太君由介婦曲事之以順適其意而封大夫益帥于安以益成次公之孝子於是前在北所臆者益信顧予所聞太君猶異焉逴戊子次公之試南闈也業有舉之者届期誤署濡須某子甲事聞至主者褫俸次公亦怏怏虛望而太君則爲婉容慰藉之及次公舉南宮

上第也太君殆自如無揚揚得色彼令其妻視吾舌存否要其妻有不足者也而金多官高俯仰抑何頫異耶孔言之毋出而陽毋入而藏則太君不誠異乎哉次公即博依是務其旁力足使其家饒更精縝太君以寬渾劑之時時出橐以周其宗戚閭閈夫陰主利入而不能出者其恒蔽哉而易之坤象曰爲專爲布太君不棄財溝壑亦不肯蹛其財自封乃闇與易合也猶足異茲歲艮月日丁卯星直女從兄以太君之年

及耆告予尋繹次公生平之於學厚積而薄施
之於位去競而處恬之於用力奢而饗狹之於
年長筴而短造其所餘不既多乎夫挹彼則注
此俛前則昂後此天之道物之數也且諺有之
曰不溝町畦報以朱提世固無無因而至者蓋
人願而不必有而天可致之人者在年親願而
不必有而子可致之親者在名夫以是槪太君
以顯名無窮引年弗替也則道之所符而數所
必得者乎夫祝生於期不期而然焉復事祝矧

是戔戔者辭爲哉二子伯若士仲雲逵外朗內潤公輔之器也花姑山名志佚載一名麻姑有女僊之千歲遺蹟焉

後母徐孺人六十序

夫內行豈不以孝睦貞順哉或有秉丈夫之質槩智謀力斷握數用權則世必憬然以爲新聞而翹然以爲奇覯不知新者宿即爲陳鶩奇者衆卒歸爲常始焉固不勝其好既焉亦不勝其厭故曰絕之義反乎繼恒之道爲可久爾余晚

而尚論益循本近實於女德猶斤斤也葢得之
後毋徐孺人云徐孺人者納言陵陽先生女也
先生有三胤子而孺人生居長納言亟愛之擇
字焉是時邑中有後次公以處士之義顯因字
處士子太學君節卿太學亦居長字之日納言
業爲南曹郎先達先生率吏廉奩具約孺人姝
無歎色也翁若姑初不以貴家女廢婦嚴姑特
下急不無時過督而孺人無違色也又覆得其
驩及此二人者病數殆孺人前后皆刲股以進

太學君簡靖不樂仕進即少遊鄉校有名洎如
也家故素封君且屏不問悉孺人為政孺人材
慧給鉅而賓饗祀饎必豐絜織而膢脯絲絮必
躬親若遥而畝首畛介圖畫在掌顧必質太學
然後布令處士公之業日以息而歲有贏則佐
太學君務振貸不盡㢮其財余少見節卿肥白
如瓠至望艾外澤而中乾有末疾瞻矖居起頗
甚困二子左右就養無方嘗藥浣牏凡四年如
一日而祈祝以百計筵篿芭舞幾傾其橐之什

三其後有女侍言孺人嘗七刲股以進始知以
四年延者固有所潛格之夫孰謂神道遠哉余
時從戚屬中聞其槩巳二子與余遊稍洽問之
曰信獨刲股事孺人祕不使聞也余竊私籍之
二子者我端康成也經明行修稱有子家孫且
授室之明年丁未孺人蓋春秋六秩矣二子計
所爲奉毋孺人壽者孺人召而讓之曰若能起
而父並舉若之觴乎不能則吾自今之年以逮
百之齡皆毋生耳古婦人嫠而曰未亡人者何

遂欷歔涕蘇蘇下霑衿二子相對汍瀾罷策之舅諸舅以甥寧養志而已我曹冀將以一言代牢醴或得請徐君伯仲繆屬余不佞余直舉鄉所私籍者略詮次而申之曰跡孺人孝睦貞順備矣要亦女德之恒而事存本實政不出壼自安其常弗揉其性以此濼行以此引年一致耳夫金芝之秀玉英之祥不恒有而徂來之松泰岱之栢恒有之然動以百千歲爲春秋者松栢也彼其恒有者久也善祝者之詞曰如日之升

如月之恒夫日月常見而光景常新亦以其恒也孺人始耆猶之扶桑之登成覇之育循緯周度何有旣乎言旣具孺人之姒子永徵語余譽呱呱而孤母少寡俾孤獲以有今日而完吾母之節成世父之友翳伯母是賴子所籍者遺之耶鼎祚因追憶次公有兄彥洙者以長爲家督數十年尺帛一緡不入私室先大夫極重其人則後氏之敦倫勤類殆有所繇來矣

今歲巳酉春三月日躔大梁之次爲從母楊太孺人八秩誕辰于時子若孫若諸媍諸曾赤紱青衿韶顏稚齒凡四十餘人稽首壽内庭吾宗子姓若戚屬若疏屬凡數百餘人稽首壽外庭里俗壽者必以酌酌必以辭二三長老進鼎祚屬宣言於衆而質之曰我從父南川公之號素封也昉銖兩迄巨萬此誠非有大計畫精心不能然亦非一朝一夕之積與一手一足之烈也太孺人實贊之始而代有終先是陳太孺人生

自鄉習勞善治家太孺人則胄故千戶侯婺首
明豔若不勝紈綺及歸我廼卽椎布力作有德
燿之風難矣衆曰然太孺人舉子三偕前兩子
而五也撫之如壹無誶語無違色閒有之毋孺
人寧詘所生而申所撫以務東於平諸子因克
咸適其分義有共睦之稱難矣衆曰然吾曹生
晚而居遠者尚不知五子異母也南川公爲愚
溪府君少子太孺人時合五姒焉夫女貳則睽
耦俱則猜廼孺人俛仰其身以備致孝養而舒

急敬倨悉宜其人蓋堂戶之間謐如也猶難矣衆曰然夫人情由約而泰則志高而意廣彼固欲有所償其不足也太孺人婦而母母而祖祖而尊為大母享鼎盛而胤蕃衍不以豐嗇殊其操不以燥濕易其度其志意若有道者耶衆躍前曰太孺人之所為壽在斯矣在斯矣夫辟之酌焉有受一石不醉者有受數斗者有濡及升合者有餔糟啜醨而酣且噦者何以故量定故也太孺人之受其無量乎無量受則無量壽矣

太孺人嘗遵瞿曇氏之敎嚴大士者也初余有所質衆謂然也卒進觴太孺人太孺人立釂而穆然有深長思末遂反觴鼎祚曰子頗善言乎未也吾聞之小年不及大年小年謂其身壽也大年謂其世壽也吾耄矣庶以永世世有吾子諸孫曾耳老婦其何年之問焉鼎祚竦焉愳愳焉媿從仲子儲以質于諸子曰噫嘻何太孺人之言憂之深而慮之遠乎余族以耕誦傳業而吾父始以甲第起家至於茲少者好游閒飾衣

馬雙鬟侍左六博居右若等一切絕不爲而籍士者勤一經以待舉不且握奇贏循田澮以貲雄可不爲賢子弟哉雖然吾有所爲賢者慮也世以能致富貴賢富貴則勢有力而無所以將之儻一加于宗戚以殫殘我祖宗之遺脉或恣於鄉閭以陰埴我子孫之怨府其於太孺人之深長思以永世世者詩之詩已故孝子之事其親卽歲百千祝有必至之期抑惟行道揚名垂無涯之笇敧器之訓撲滿之戒皆以防太盛也

其殆太孺人之志念以無量受者乎曷之哉

嚴母戚孺人六表序

傳言女德不外著著以其夫若子耳　國家貤封之典卒由是道然以恩澤務廣名實多淆故能伲得之于甲令而不能終揜之於里閭葢其眞也余少葺郡乘好稱說閭里細行佚操於女德猶斤斤焉葢其難也已余友蔡子徐子及內娟唐子劉子若貢子麻子輩則亟言嚴太君戚孺人云戚之先爲交廣方伯遜孺人葢崇德丞

繼槐公之妃而時敏濬初四子之母也有以孝
敬言者曰孺人之初歸嚴也適二姑嫡姑且卞
急新婦事之並得其歡心而父內鄉公當病革
子稚甫七齡指所貯積語孺人此徒果族豪腹
耳女擇便利自取之有舉篋進者孺人屏之去
曰女誠孱不克如李文姬之存孤奈何扼其吭
而奪之乳乎自是豪者慚懅退孤卒以存至若
奉兩家湯液滫髓必親奉先祀潔饎稅俎必肅
也有以勤儉言者曰內鄉公方嫔女家故饒盛

裝飾孺人一切謝椎布操作有德曜之遺風及
嚴翁以寧德薄終宦貧歛悉借縣帑崇德徒步
奔赴閩則孺人居守無所入脫簪珥營汲爨不
給以女紅佐之茹荼食蓼晏如也有以言孺人
慈和者曰孺人秉內政課臧獲而息之責其成
而時其饑飽均其勞佚以致妯姑隣黨溫且惠
若飲醇酎而沃春陽也余次第領之逮今歲甲
辰夏孟月望之又九日而諸君以孺人六秩之
期來告予猶存昔者言耶尚願子掇其凡以爲

太君視余約略聽舉之孺人之所爲女德備而其所爲壽抑備已夫語長生本老氏今孺人儉與慈非猶龍之所稱寶乎而勤則流水戶樞之喻所繇以久也若孝則天之經地之義天地且考祥而効順卽百千歲無有害司命抑安能制其筭而隸首能定其策乎顧余旁聞孺人晩而頗好佛諸佛誕日必持齋誦經然於尼姑立斥之曰此口頭禪耳噫今士大夫多譚禪稍攻苦澹爲名高以游致貴顯比比是也孺人之于禪

深哉夫禪而無生之與長生若異也然唯得無生之指而後能長生此其指誠要眇諸君之爲祝不以屬名卿巨公侈大之而以屬余小子豈謂余粗習無生家乎往濬初言母夫人嫗其子而莊訓之每下帷諷誦則喜動色或相奕酒輒恚曰葛稚川嗜學性顓愚初不知碁局幾道摴蒱幾行故以博稱耳廼者濬初亦欲迫得余一言將以余博雖遜稚川而顓愚近之冀有當於母訓乎余因是聊爲敘術授諸君修酌者之辭

諸君固其子共下帷者也崇德公質行甚具與
孺人方並健飯艮步履含飴弄孫又數年必以
其子著而　封綸賁及則此足備史氏之采言
出里閭其庶猶覈真云諸君拭目需之矣

張母潘太夫人八袠序

余少紬道笈至梓潼化書凡閱數十化爲子依
孝爲臣依忠其人則詩所稱之孝友張仲也緜
歷千祀遂以司命之文昌當之此其說誠恢詭
不經於理有之者本實茂而枝葉蕃亦自然之

符也又言斗中有眞人名孝第王託化人間夫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所爲綏祐篤敘俾康乂永
世以顯庥有遐也理有之自余與張季君象先
友暱以獲游其伯仲及諸子間益信焉蓋象先
有母潘太夫人云太夫人歸東洲公生三丈夫
子也東洲公始爲儒直巳務分以處士之義終
屬伯仲繇功曹起而學季君以儒儒道成登南
宮高第升於　朝方胥命諸曹郎當季君爲儒
好深沉之思而澡練其致斐亹其辭然於文不

欲爲奇袤儻蕩必軌于先程昔謂讀夏侯周詩非徒溫麗廼益見孝弟之性季君文殆亦然季君固孝弟人也其於家處獲則後處勞則先夷則在奥急則在原即伯仲由由焉以協于友諸子恂恂焉以若于訓咸季君是以而季君終不以已肩其兄以其子翔兄子也論漢治者以漢舉孝弟有行義及既仕尚察孝廉爲近古三物之遺晚近何獨以文爲若季君固以文進者何渠非古彼其文則有本矣而實有所受之焉太

夫人嘗佐東洲公事麻太君備極孝而子太君之七齡遺孤也東洲公還遺金於道而太夫人趣以待旦也闔閈久傳之季君且寧直孝友薦於鄉數年而介然不肯以其身爲壑可不謂養志善承先者耶援神契之論孝也卿大夫曰譽卿大夫言行布滿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士曰究士辭親入仕究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夫安則久久則徵故庶人孝且見浮珍舒神魚出而況卿大夫士乎以是觀季君所以獲安太

夫人徵之久遠垂之顯庥而爲神明所綏篤定可卜已比者奉　新命賜省過里門適太夫人八秩之期與事會則椸有象服庋有甘膬縣道賫牛酒覲賓篚玄黃抑何光菉焜煒哉迺聞太夫人之驩不加於初所爲迪厥子惟爲子依孝爲臣依忠以庶夫仲之徒而巳葢太夫人闚其大者也大而能受冲而不盈夫壽者受也能受則壽萬盈數也不盈尚安所制數焉太夫人之自爲壽者鴻矣而要其子爲母壽者實不出此

蓋此非太夫人之言也始于事親中于事君因孝作忠經則具之諸孫皆俊髦駿發必有接袵季君吾知太夫人之驩不加也昔鮑司隸三世通顯而鮑母猶刺刺語孫昱以無忘驅鹿車時意念深矣是又諸孫異日之所爲太母壽者乎維期月嘉平癸酉前一旬太𤾉在御八風周而三陽泰是維更新之會履端之辰則太夫人方茲始耋爾約之於時爲春於日爲旦於歲爲太初於皇極爲上元沕乎無紀芒乎無央鼎小子

蒙惡足知之凡此二三君子誼在子行升堂拜母執爵而命鼎小子陳詞以祝其高眇論余不能甲而徒夸詡欣豔所弗道且蓋夫俗之夌名爵忽倫紀也幸得季君一振焉特藉孝友之仲曼言之以志先德于祀而下俾知張氏以內德興享有遐耇受天豐福若太夫人也者季君從伯仲帥諸子請列之屏跽而誦說太夫人前冀或有當焉汪君原勺授副墨之子

韓母陳宜人七十序

語有之天定勝人人定能勝天要以人之所定亦天也世運之代謝國胙之傹窪咸必由之維家亦然孰有所迫則寧屈恩以信義機有所會則必援情以適理故當其俶擾紛拏諭諭訛訛之候雖知者無所効其謀辯者無所關其說及其紆徐委折猜者解煬者徹諭訛者謐如融融洩洩天下之爲父子夫婦者定矣嘗以是徵淳湖陳夫人事云陳夫人者衢州守湖南韓公之妃文學君君陳之嫡母也衢州尊人觀察公初

爲衢州婦于楊一日婦失驩所尊恚而遣歸楊
實大歸也已衢州舉進士年十九耳拜水曹郎
內夫人自金陵偕入燕越三年　封安人而內
狄夫人于燕也是生君陳當安人受封時楊夫
人方退處茹苦銜卹以冀萬一之感寤及覯察
與黃恭人相繼捐養有遺令使復之閔其志也
而陳夫人于于焉不以爲偪已未幾安人進封
宜人荐貴矣楊夫人坦焉自如不以爲形已蓋
自楊夫人之大歸以迨來復衢州先後唯親命

是尊不嫌貳也陳夫人之一命以迨再命衢州先後唯　君命是重不敢貳也俛仰之際倫常之要軌公其具體矣然世以是率賢公而不知陳夫人之賢猶難能也往余壽狄夫人以爲有兩難顧陳夫人且倍之夫人介然而立前疑有敵應之與後虞有不猶之嘅則難在調劑夫人不得終有子而子如夫人之子嚴近傷慈寬近弛教則難在規撫衢州壯而無祿介弟贈承德公穟家政武安人司筦鑰迺夫人絕不問出入

較羸縮則難在任而無競禮不喪出母楊沒而君陳質于上學使者以其始終爲韓也固宜喪是亡于禮者之禮也而夫人之難則難在存分而審處凡數十餘年于斯也善藏其用施當其可履危疑之地而憖置之安遘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此非有精識淵度能乎夫湖南公守衢著奇績有特祠郡水暵疾患輒走禱杯酒澹淡然象貌輝輝若眞臨之者然其生不能免李扶之見與歿不及渤海之被徵是時君陳甫數齡

承德公昕夕拮据以提携孤子而圖弭内外之釁亦岌岌殆焉蓋此值其勢窮而機窒非天之未定乎今陳夫人春秋七十高也君陳之學日加富行日加修以待舉而志與物之養日加備家孫風氣日上未冠冠其多士于邑庠且授室抱曾矣狄夫人日以益敬順夫人亦日益親耳痺之疾爲良已而神益王膚益腴經七十稱老夫人有少容未老也論者謂有夫人賢而衢州公獲以成其孝承德公獲以遂其友黃恭人以

卒中治命而狄夫人以保我子孫雝肅交成至是韓氏之所爲天者始定故人亦天也天之定恒自若抑何言勝哉余兄子士好爲夫人孫壻以相月日丙寅帥子婦孫宛涉湖而祝夫人于堂古者搢笏則記事致酌則嘏詞敬勒屏以往而二三胏附之親與俱焉承德有子督學君璧哉先生方奉節嚚里門嫺于古文辭而與君陳昆弟誼甚篤必有所讚述其世母以垂宗訓秩女史無庸此諓諓者爲第長跽遞進夫人百年

觴需立醻迺起

伯姊麻母太夫人八十序

今歲癸丑月長至吾姊麻太夫人之年登八袠前是耆爲癸巳進而老爲癸卯余鼎祚帥昆弟子姓遡爲壽而鼎祚申祝詞至是凡三爲役矣此其升降流變之運度榮悴欣慼之情形與夫虛實贏詘之名數大較十年一遷故三十年之謂世凡此三十年所以維持調劑輔殖凝會衍之無疆引之勿替者抑自有道乎家猶之國也

越昔歷國最久長緜八百之胙者莫尚周究其始所以立國者惟仁厚而已然而周之德陰德也以女從姬雅頌所載自生民以及思齊自姜嫄以及任姒武敏徽音率本內德焉麻氏以仁厚立家者也里中亟稱曰善門善門云盖自其祖處士公傳贈承德荷塘公逮吾姊夫典客君得之亦既三世矣三世以來四封之內悉于麻氏之廪積托命焉當輿發無問歲省賈而入溢槪而出去則飼之遠者謹舍之顧承德猶躬親

經量典客則一錢一縷賦自姊而典客益好行其德通匱振乏歲無虛日人無虛望坐客常滿杯酒流連初非有造請也廓乎若虛舂然若容措巳若有所不勝而處物若有所不盡姊惟將順之不皇或先意導之或後事成之以俾無佚禮而廣典客之仁惠二叔孤食之敎之代之毋二叔固事姊猶母間媜孺小不咸惟協共緝睦之是圖夫內之職無儀于外而外之蠹必起于內自典客之見背也姊一切務含覆長養極力

于所爲維殖凝剎以衍先世之遺緒而引之爲久遠計者三十年于斯矣麻氏與余家偕甲乙舉者三世而余族繁庶簪組蟬連田宅鱗比驟馬游龍倉頭綠幘光燿耿于里閭麻氏自顧不逮也姊私語鼎祚吾宗殷殷盛矣雖然吾懼焉馬明德之辭封外家曰富貴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先大夫遺子以安子尚可免抑思庇焉而匡同室乎余謝不能未幾則兩有大釁上躭躭而下狺狺雖有室家幾不相保聚此誠政

之粃俗之囂使然寧渠無所以矯之乎方麻處士始用仁厚與一時若以爲不足婾快而無所耿燿迺三世之舉甲乙者處士之衞也要以王者必世後仁要以仁者必世後効故以此御家是延世之道也以此祈天是永命之道也姊二子伯自武威叅軍歸仲偕計自燕歸爲母夫人壽其人材而賢諸孫森立負儁聲必駸以顯亦木之再實者耶濬其源而培其根責在其後之人耳麻氏累以詩起家于周之德習無念爾祖

無忝爾所生詩盍具之矣姊有爲之前有爲之
後而優游泮渙其間以受天之豐福更三十年
吾于是乎觀世儻猶然仁厚之遺虖仍帥吾昆
弟子姓而壽姊余從子品彙各以女字姊孫恂
婿姊仲子暨諸子皆吾祖所自出

封安人于從母孟太君八十序

今俗生而歲直旬必稱壽壽必以言而壼中猶
盛至毋而尊爲太君者猶孝子仁人之所粵焉
罕焉念者乎盖以內言不出閫外言不章也然

而言之者不越數端或上而遠引仙籍則金母爲宗雲林之諷唱麻姑之狡獪九轉之丹三熟之桃其言率荒唐而不經或以其庋閣有敘神明不衰以爲千萬歲無有極其言率奢望而不情又或以貞惠敬儉爲閨幃之恒行不足以寵榮光大逴逴多援其夫與子之貴若富歸德于助若教其言率借資而不廣若鼎祚輩之所爲壽吾從毋孟太君也不然太君者從叔潮州別駕孟梛公之元妃而別駕以廉吏著者也父貢

士先生釣有聲于東序者也潮州公初仕南司城兩會　覃恩封太君孺人進安人者也四子曰銘曰鉅曰怟曰玠皆善師其婦事太君而續學以待舉者也今歲甲寅太君行年八十矣令名壽考亦既儷至而兼獲之矣越二十年爲百歲云期頤此外非吾所敢知而吾所敢知者則固在千萬歲之外蓋四子非太君出也潮州公年且耆未有子而有如夫人者二人太君不挾其長也和顏怡聲以致悅諸夫人進必以期御

必專夂使其志㐫而生遂及高毋于毋之以次
舉四子也私恐諸夫人少而不習養時其饑飽
察其燥濕屬毛離裏顧復提挈俾四子漸以成
立而珍遺腹子護之猶勤有賀毋者無所出太
君益恩禮有加併賀毋異日可以報潮州潮州
暴終實非有託于太君也而太君性篤摯洞洞
屬屬初非有所藉名焉噫嘻烽火惑而周遷金
玦寒而晉亂燕涎謡而皇孫啄黃臺詠而瓜蔓
希甚哉女戎之不宜嚮邇而媢嫉之遺毓烈矣

夫毋德莫尚于太姒子姓莫衆于姬周說詩者以必有樛木之逮下和氣克溢然後有螽斯之振蟄瑞慶流衍我太君所以縣潮州公之胙胤日昌以熾而太君福履之綏不將永永有賴耶余蓋深歎夫古今之姤遺軌烈而幸潮州公之賢者有後云是歲六月也銘與恢之室有男徵則太君始抱孫而余友湯義仍祠郎適以樂部來余所善歌洞玄舞羽衣繚繞蹁躚雲歌霞唱以介太君壽且太君嘗受明威正籙矣南岳魏

夫人夫及子皆貴顯而已爲高眞安可槩以不經也

一從毋朱太孺人八十序

予鼎祚以壽一從毋八袠也而感吾宗盛衰之際云從毋適義泉公生五子義泉公與五子並爲郡邑弟子員有聲而仲子鶚字仲舉者適蚤貴登癸未進士由吉士出爲御史言事多愷切大僚海忠介公者　先朝直臣也嘗憤時貪墨而援明初用重典之說陳于　上御史念

高皇帝承胡元之敝綱弛紐解間有所一振以治亂國非可語于清夷熙洽之世也疏駁之時今上睿齡威命獨秉識者咸私韙御史言乃亾何而嬪嬙贅御頗不無過辟則靡不追思故御史矣吾宗壬午癸未間甲乙蟬聯豈不云盛迺宗人之昔萃者渙順者拂此其故誠難言之而仲子方巡黔過里門貽書余將圖有所爲維持鳩輯之計也夫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家人之道貴閑有初凡仲子之于家國其先幾逖慮類若

此而惜扼於年然實皆義泉公所訓廸毋孺人
勤恁慈譓篤贊之鳴卿叔季三子者事吾親之
日顧獨長毋孺人有天幸較義泉公之日又獨
長三子入而朝毋出而嫁學孝穆醇謹質有其
文故外爲時所簡異内爲族所親附昆從子弟
莅會于斯者殆二十餘曹而鳴卿爲之長夫以
文會者必以仁輔而仁莫大于親親鳴卿其亦
漸思以維持嫡輯之若仲子之遺意乎盖自宗
子之法廢而右族清門率藉重爵尊者往往覩

其人賢否以爲族盛衰二三子則多賢者也萃聚豫順以上纘先大夫諸長老之盛際太孺人撫有茲遐年固于身親見之歲中冬二日昆從子弟羣而咸拜乎堂下獻爵致祝古稱執友且必升堂拜母千里乆要而矧夫尊親具隆衡宇相望者耶義泉公夙敬讓當其謝諸生爲貴人父也傴僂自如太孺人所遇雖卑下引與鈞分無得色無溢喜至薦遺伯仲之戚也辭貌進止無失度亦無蹶悲是非其中疑定乆識朗達者

詎能然公讀書曙事理自宜而母處閨闈幬憮問迺有偉丈夫所不逮者以故豐福純嘏為能敦受世有發聞延之弗替斯皇　顯命仲子之往所嗛焉未遂者叔季而下以保我子孫尚克有濟哉占書有之日不變不易後必大昌其子則祥莫予能亢義泉公及太孺人信可謂不變不易者也昌與祥何疑焉履盛持盈後之人有其道矣

毘裘石室集卷第十五 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六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碑

明南陵令檇李沈君碑

沈君令南陵之六年爲萬曆丙戌遷吳郡丞以行邑士民四走臺若臬郡中請留者數千百人業報可而沈君固辭數千人者遂奔還祖沈君自國門屬之郊關踰河越境號嘑震天君蒙袂

不能仰瓶涕泣別別未期而謁君吳竿牘起居者無虛月迺猶不釋於君之去也共伐石碑之屬郡司理其記其事余某來則沈君前至三歲矣君甫至邑大水飢君上所部盡發其宿儲又多所勸分得亾害而踰年䑋蝨南陵爲邑阻崇阜北馮大江水善嚙復不爭瀦君出舍躬相原隰之宜而木石楗圩堰如新豐萬年者二百餘所旁故棄地度可田二百頃即貸民種食使自占初嘉靖中劉守起宗履畝平賦而南陵外邑

吏緣絶簿書田損額七萬以上其浮賦歲取給見畝至沈君奉詔清田悉出所緣絶者以寔賦而其土墳澤鹵不中耒者罷之如額卽止分坊畝千而里各畝六百便均輸且令編戶得自輸官役在官者就編戶受徭直得續相叚予歲戶口增君按畝百籍爲丁減貧不適籍者無衍籍大校沈君有心計能精力推行之卽邑在南輔所當供億　上若豆槀麻枲之屬皆轉置有法不煩費而事集而余職治獄君間得伏尸於井

以半石臼縮而下立索其半於皐人家合之沈文以押一倡構汪升手刃倡亦自爲剚以誣升而君召治工詭識刃因識文遂具服然余見爰書君所釋重辟萬忠者十五人矣而嵗往侵多獲小偷君不忍陽举之不復置守縱之去今邑人每每喜道之巳余後君署南陵朝於學宫嶽如也博士弟子言君實新之君輒以其暇設皐比陳鍾磬執經問難與古禮文吕某曰余聞諸管孝廉君能詩澹雅而梅叔子序以傳顧以余

概沈君非獨文飾治嘗巖稅千金以佐民賦也
則固廉敏者夫敏者多一時豪舉而廉者自賢
君獨孳孳弔民所疾苦而拊循之比年有秋君
調且及期尚計以天菑代有儲穀至二萬石也
與凡所爲陂堰徭賦有晝一者著於石此其利
將冀在百世志念深矣始邑縉紳士父老屬余
碑沈君時余謝不斐迄夏而郡霪雨被水田卒
汙萊民無望歲余從諸大夫篋之末有繇會令
郝君書抵余令今而之益前令良也卽秉撮蹈

毳令誠不自愛然安得饑而不害昔者辛壬之
際乎雖然其又何敢忘前事幸司理其終記之
以爲后事師余適登城東樓面河不見水端得
其言惘惘益慨肰有餘慕焉記成以覆於郝君
庚爲我謝邑縉紳先生士父老其水災羨溢是
虞也有郝君在其臨河而思沈君功甚鉅不足
丞㪅也有丞而吏良入爲九卿者黄次公在沈
君名堯中字執甫浙嘉興人郝君名世科蜀高
縣人並庚辰進士代令也蒼梧大淵獻萬曆十

五年夏六月立碑

記

寧國府重脩儒學記

𦒿立學官弟子員如令甲都養之所逓有新故典記具存今舉者爲太守襄陽李公李公繇給事中出守寧國未期凡以時廢隊惟更始是圖學宫既屬久就頹不治將深是且委俎豆於榛莽而廟貌替於重固也夫廟貌替則不尊不尊則無嚴室重固則寡容寡容則弗專無嚴則靈

不妥弗專則士貳士貳則教厖教厖則禮廢記不云乎君子以禮坊民國儉示之以禮禮設於象致於化而具於法繩墨也規矩也計數也而謂之法類也比也時也名也義也謂之象漸也順也久也習也謂之化無禮無法去象之似塞化之原而以爲政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也世輒多司空城旦書其用文深施施然用命厚自矜爾率何知學不者姑與休息幸須臾無及於身圖衣不敝不新成即以遺

厥緒顓若畫一經緯昀昀若臨師保儁髦允殖
弋獵九家菑畬六蓺亦固有穫化心亮術克用
砥礪旁于隙括屬命維新百度具舉以及茲役
協圖程材象壯制器經始弗亟如岡如陵二盈
勺肅旋垣告辟芬哉芒矣鼓琴於宮藏經於壁
高賢愉愉神之晏娭卜云其吉況女庶士尚其
夙夜罔般於逸永嘉樂石欽哉欽哉萬世無斁

雙溪施氏義田記

論義者莫不宗本孔孟矣子輿氏說之猶詳纖

而一簞一介鉅而千駟萬鍾起于雞鳴極于狠疾至朱陸鵞湖之辯遂使聞者蘧然寤閔然泣若求亡子而得之夫夫人而皆知爲義也而動辜與利俱靡金不顧舉國三讓之儻其爲名而有所嗛不盡也乎利也即非有所爲而察之不審裁之不衷非義也豈大梁金公守吾郡每與余譚及士必以辯此爲先公闡明正學爲郡務敦敎以風訓士民施君允升則金公所稱同志交不以弟子畜者也有其宗義田之舉焉允升

名弘猷故元石峽山長璘之後家雙溪爲邑諸
生貧叔祖畔松公志穆家稍裕有田畝二百屋
廬數十楹權于母而時出納者數百金歲丙申
公老未有子以允升子詧爲後矣凡十餘年子
關保生在襁而公歿公臨革指襁者以示允升
曰孤成汝撫之不成吾業分當汝有之蓋巳酉
夏四月也爲資三女字及其從孫與紀綱之僕
有所贍允升敬諾至前所與詧田十五畝者以
嘗爲後也允升父初小有所損業亦歸之皆治

命允升爲彊聽以瞑公踰年孤殤允升傷之以不終其託爲大恨悉捐所與登歸所損以合所爲籍遺殤者復置籍而約爲義田以其入儲之爲義倉以其儲延師授族子弟經爲義塾析其田之什一曰茂才田以致勸而其羸則以振其宗昏殯之乏絕備凶荒歲時歛散咸有經式可世世行也當其初中外冀有所以潤而藉允升爲之杓巳有所觖中而將戎是伏則允升爲之的允升不聞也卒之論定昔之環而旁睨者羣

起而誦義允升不聞自若也曰吾殫吾心以成其所爲是而已論者遂以君振奇人也金公謂是獨爲允升庸行爾本之堅决出之從須知明處當行而宜之則以君從問學久非偶而合者允升之言曰凡弘猷所爲者以永畔松公祀也亦庶以成養默公之志焉養默公者允升之祖志和爲志穆伯兄徃于鄭浦江范文正之義慕說之卽未之逮然有其意矣或以允升貧能讓千金之產又近屬所宜有也爲猶難余族有數

萬金產而無傳者爭先攘之皆富厚有力人也
仁義何常蹈之則君子余感允升事而會施之
長老屬鼎祚撫其略爲記載諸石以告來者尚
務益滋德亢其宗是舉也遵而勿失用垂世世
云

潁上縣東門河堤告成記

今皇帝丁丑以不佞臣典太史事而東海屠君
隆者其年舉進士其材譽出不佞上或時相過
從言則稱古每好譚天下大計娓娓不得

意輒怒髮直指扼腕而不平余私心異之亡何
屠君授頡上令行矣頡上之東門濵大河而岸
善崩河菑羨溢將城邑是潴葢余先聞之頡人
云已屠令至問民所疾苦則舉對莫如河問民
所便利則對莫如隄河而頡故彫敝帑中筭緡
錢且盡它大姓有蓋藏者不踰什三爾則集邑
父老子弟而燕之曰若其魚乎夫縣官緡錢且
盡即存者有籍而以若減其籍是委若虎口也
以若它大姓而啟其葢藏是反裘以負薪若安

所傳也其惟之數夕而築成則令首斥奉五十金爲百姓犧僚佐而下助有差明日而布令邑中曰百姓欲佐縣官費而自植其生者捐金錢可牛酒可糗粻可其無財而以伐木畚土來者可捐數無格而賞格自冠服以下有差于是而共百姓持牛酒奉金錢者至屬于道荷臿成雲揄殺如雨而堤非石不任水齕邑苦之石則發而邑署中而未羸也則縣官請貸吏民家吏民家有石可應縣官者悉驩然延縣官入而其廢

祠斷碣在莽蒼間者覆蒐得之以庶幾無乏石
縣官又輕齎其省視而旦夕其慰勞曰吾不忍
以若財重以若力也諸公叩首願効死亦不忍
請罷矣凡五十日而河堤成走其吏問記於史
某史某記曰此　明頴上令屠隆築東門堤也
堤自東迄北長五十丈廣五丈高五丈五赤內
外埴以土而下徑尺之木以爲樴經始萬曆戊
寅之正月九日是春二月之二十九日竣工在
度支不下萬金計而是役也即不敢當　國家

水衡錢寔不費縣帑一金云不佞某記其事則因以繫之感也班生有言中國之川原以百數而河爲宗瓠子之決人主沈白馬玉璧禮之而功卒不成其臣遂委之天事非人力可彊蓋當

嘉隆間

皇帝宵旰之慮大在河渠當事者其始不博計利害而其究則破壞成言卽歲擇人于大司空刖責費于大司農然其効畧可睹矣而頴上令是役也因財于利民因力于生我不阻于難毋

躋于易可不謂忠敏兼達仁誠並篤者哉昔西門豹治十二渠而猶慨然曰今父老必患苦我令父老百世後子孫思我額上民而百世思其令有之而何有于患苦焉令故不自多且凜焉澤門之晳也余不佞守在文墨畢畢亾可見于世則中媿額上令矣諸大吏所繇王書其吏人預勵勸者並載令前碑中

宣城縣新置學田記

古之學者學且養三年而通一經越稽宅師之

勣發自莘野匡漢之武肇跡隆中此其人皆躬
耕而食力非必出庠序也其始一介必嚴其終
則一德咸有其始澹泊明志其終則盡瘁鞠躬
殆非無本矣當是時以聘顧之勤迫而後起審
而後進處有守出有爲夫豈倖致哉輓近世上
囿士于學名爲養士而學無本實卒之所用非
所養自井牧之法廢士無恒業異物遷于外訹
困衡于中樂簞瓢而聲金石聖門且難其人焉
國初學置弟子員悉領縣官縣二十人其後額

倍廣而制有限今之士亦非古之士矣釋耰耦
而被紳裳雍容都雅卽有田力且不自巳出也
夫制有所儉則闓澤弗宣需其闕而時賁之則
小惠未徧于是艮有司有學田之設以佐養士
之典所不逮抑食而後教政之大經乎宣城輔
留都爲重地
高皇帝念其民轉輸從軍典編租之詔凡眔下
恩至優沃然于士固不能驟詘法而信恩也二
百餘年于斯矣萬曆歲戊申蜀鮑公來令宣邑

適潦公亟爲嗸嗸者發賑勸分麦郊履畆而躬口賦之士視民有加是歲也飢而不害比二年歲有秋公念獨士不盡廪且無恒業也又安問歲之毀穰乎因斥奉金之以兩計者二伯遴士友之良者蒞之而市金寶圩上腴之田以畆計者四十其賦入歲以石計者六十事聞當路並報可往閒有爲之者矣抱空質而詭積逋下隷之學宮而上擬之外府士何利焉不一傳莫之可詰則以任非其人而旣失所裁也繼今則丘

可詰則以任

洫有籍儲偫有所出納以期經會以歲於是宣
城學始實有田而宣士始實饗其利爲有德葢
時庚戌秋八月㸑人告登穀于場先是司訓董
先生王先生恊其事義與萬先生以署諭至也
贊厥成相與謀伐石爲碑而梅叔子先爲述次
命某記之以詔方來非絶公意也余謝不敏叔
子復申之言曰子大司徒之屬也某甞聞之司
徒以五會之法辨五地之物以養萬民而施十
有二敎焉則食而敎子所有事也曷謝爲余竊

謂古昔士與民合故養民以致賢後代士與民分故養賢以率民吾鮑公之于士也無望許無望距虛中而應至誠以專若夫阜其財求而茂正其惪具茲舉矣夫無待而興者豪桀也其次務施報者禮也有君若此不爲無待不爲無施諸君子業有以爲養藏修游息唯學是孳孳行當離與渫燿于光明千駟萬鍾慎毋以一介爲可忽集羶名而饜厚利慎毋以澹泊爲不足存士固貴有以明志砥厲道誼爾其殖本固其致

用玆堯舜君民身親見之三代之英吾其志亞
匹管蕭尚姑舍是不則陋巷之不改甕牖之非
病或出或處君子之道也要以與聖賢爲徒庶
足顯令公養士之報矣其縣邑學起家夙居約
即繆忝祿食有年也何敢一日忘吾授講都養
時叔子嘗以是勗我願與諸君子交勗哉鮑公
名國忠字爾進四川綿州人舉萬曆丁未進士
治行甚著碑成而與三載上計之期會萬先生
名象新董先生名汝孝晉陵郡人王先生名來

聘含山人士友爲劉仲光梅宣祚陳繼功楊國相蔡際春宗熹例得並書

天桎閣田籍記

余同籍湘潭張公理寧國郡攝守也據形方氏爲建天桎閣於郡學之巽隅而地脉之䋣者使屬淮者使墜以葆聚其風氣㥂越其人文其制則叅三成而周四阿其勝則扆鼇峰襟雉堞樓觀鱗比山川繡錯言言翼翼太保太原公而下具記之役甫竣遷憲史以行明年甲辰余來代

爲理謁學宮之吉日遂肩僚長以登屐壙臨虛夷猶惝怳超然若御飈輪而游寥天也以故知精符感會鬱爲名碩景光熛忽萃爲華藻殆必可致焉頃之里者以置田閭蓋張公先嘗籍其羨金以券田而歲籍其入爲繕修費三分其田之一贍萬壽菴釋子以司啟閉共汛掃迺茲余稍斥月奉佐之凡皆爲閣計久遠爾余惟興替相乘成毀牙禮即造物且不能違故縣昔以來翹材之區講肄之所或委館而馬廐或倚庠而

牧場煙蕪露莽勢固有之且事之昉也植於決
其卒也隤於因循人之情務徤於見巳而惡於
因人夫不有居者孰任行者不有遂者孰任李
者余庶抱是義以從其抑何與力之有田以畆
計者總百有四畛畔散歛咸備經畫勒在下方
以冀夫來者有致幸毋至湮茀不治云若夫多
士徯志應響以永無負葆聚悏憖之德意則其
指前具諸記中而太原引衡山記南嶽文明之
域天柱作輔名與象叶余適代湘潭並楚人理

之所契數亦有非偶者夫

石冢記

馬三公墓在所居城北一里木塔冲之陽出先塋西兩配錢氏陸氏祔皆負寅面申某爲兒時侍先君歲節拜饗聞先君語曰公立先世之孤所施沒矣冢存耳冢夷則名其泯乎某念之不忘稍長敬封而識之三公諱士寧字湛然家世居宣城北門同生四兄弟四公士安則某高王父也當天順中父喪惟四公少族將利其產甘

心焉獨公不可極力周旋之不得復與之合食族遂以私井誣公訟者七而有司七直公公顧念無終訟願以井解遂改井躬浣甃石至七禿其箒迺已公又析戶異爲令籍以杜後爭伯兄以族徙上河者坐逋快船逮繫獄是時追捕甚急箠死以十數公謀以仲供槀饘而已間關萬死白諸臺五稔乃得理其產悉蕩矣公因服下賈什九居外夜常枕酒缶用戒不虞所操贏毫髮不私是時四公舉三男二女其爲人長者且

多病不治生一切倚辦公公之子潛以四公指
繁咸坐食不無後言公每戒諭之已聽子自析
而與弟若姪俱亡何四公以疾終三子孱不克
葬公爲之經紀其喪屬形家以吉窆卽木塔冲
也葢潛甫冠先公夭而兩配亦卽世及是輒自
指曰此煢煢骨莫爲之後矣日且死願祔兹左
右是歲饑公客巢計諸孤儲且盡市糧七石向
夜旋給家旦復去撫孤勤生曾不以鰥獨易心
也拮据復四十餘載雖孅趨起家乎而公性樂

施好急人難弟壻屠名遇鼓刀者擊之死屍暴
雨中不收者三日公爲白寃狀得抵償而召之
發獲以完節遺腹子底成公之力也公嘗渡焦
湖帆且半趣返棹旦日聞諸先渡盡遇掠舟人
乃驚以爲神先是私虞潛非壽者相後果夭人
又以爲公豈善姑布術耶夫亦以知子莫如父
矣余生晩遡公操履堇堇爾其生卒歲月不可
稽今邑左忠臣廟鍾銘列公名實成化之十有
六年二女適何者生子瓚適周者生子永鸞其

埒名並佚余唯先代内難方熾假令公一動左右足則四公且爲魚肉卽不然中立目免亦以必無四公而公卒奮不自顧以卵哺而翼飛之是公大有造於先厚詒於後也爲四公後者雖世世俎豆公自其分廼空山一坏土未百年幾蕪沒先君所謂冢夷名泯者將驗矣於是伐石瑑冢繆勒辭以記其遺行尚追爲之立繼以尸俎豆而奉掃除卽無能報公而某固所自盡竊附公所以存四公者如此

書孟水曹奇峰記

在昔稱吏治良者每徵蝗不入界虎徙渡河鳳集雉馴以爲異然此猶有情也至若海澨廉而越石見合浦清而去珠還卽物之無情者且神符響應焉獨論衡感虛商蟲諸篇則深以事失實而俗好奇以今觀樂安令奇峰固實有之矣夫倮豸蠕動悉秉靈性麻嘉砰隱實肇先幾而況道化翔洽飫氣薰蒸有不蟄然振翹然孚者乎故周武表瑞於蜂舟吳明延壽于鸞窩護佛

圖而化僊伯皆是物也于此知善觀物者無一非我善觀政者無一不通則彼之始而齊終而聚聚散往來亦恒爾固何奇之有吾不敢概諸仲任之言

頌

貞孝頌有序

皖國吳母方太夫人踰笄而寡九節訓孤內行甚著兼以仁心爲質禪典旁通有其家太史之狀在伯子體中令君旣巳貴揚名顯親而欲養

不待衙卹彌深冀惟振昌暉於未沫鏡奇蹟於
永圖卒莫如鴻筆之從横庶垂彤管之馬奕可
謂善用其孝矣是役也賦誄謳唫斐然咸具而
頌王容告顧猶欿焉夫貞爲有女之懿烈孝則
生人之大經貞孝交極是宜頌而張之者也不
佞小子嘗在都與令君稱同舍生六日爲期良
負登堂之拜千秋可託爰抒授簡之勤檮昧失
裁覃思庸綴頌曰
皖公青循北灑九江粹爲女行蔚有士風婉嫕

專一卽於公宮偃蹇弗字惟德克從自方嬪吳
絜大曰偶處膏緫脂惠施孔厚椎縞而前操作
若後相彼宦學以代事父母脩名甫建兩美不
祥雝雝鳴雁雄失其行黃口在室素領在堂天
命早寡獨宿何傷寧載於義不載於地存孤實
難未亡聊寄愛不肆嫿教先能食母荒於嬉必
敬必戒衆稱竟爽伯禀幼清昂昂千里鬱鬱連
城以友天下造厥成均馨香旁達甲乙薦登
帝命綰符式宰臨汝勤砥戴星化專澍雨玉本

折囦珠函圓浦展也聖善人所鼓儛孤者易感
維昔已然祿不逮養往不可還蓼莪載輟幅畫
仍傳引騶涕茹列鼎哀纏表哀有詩述先有賦
焉用文之爰申孺慕我聞西方至人普度究竟
涅槃無生宿悟乗化持誦爲廣長舌九品法蓮
一輪滿月鄒孟三遷摩耶萬劫儒乎佛乎疇迷
疇徹忠移篤孝貞秉大慈周翔庭内宛然在兹
徽音允嗣奕世適追終以譽命王言如絲詩曰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

謂也

三命合壽頌

夫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闡庥嘉之砰隱徵諸燕喜泳之穆如具在詩已我府君四明史公持身廉直蒞政寬敏譽命上逮物情用龢歲丙午　封中憲公少翁先生偕妃郭太恭人壽七袠也先生固有道君子代之大儒雖女德不外見而太恭人婦順姆儀亦既有煒彤管焉初以府君封奉直進奉政及我郡是稱　三命太史

紀年司封紀恩行與事會殆　國典之異數而榮親之極觀乎於是賜履之內咸荷府君之親我而推崇其所親或祝其年或贊其遇纚纚乎文矣於情叶於禮秉鼎小子以筆札辱知府君迺府君繆知則猶以硜硜之守即不斐不能如奚斯山甫之善頌然無敢爲諛詞溢實也頌曰

海之汪汪爲百谷王東極於越環匯句章精氣沕潏洑陰鶉陽韞琛佹異惟士則良肆我封公介顯融以有明叶　敷文葩藻玩易幽贊鬱鳳之

苞玄龍之煥何擥輝不易下而潛之爲言隱而
未見其居蘧廬其游汗漫禔躬廸踐獨道無悶
天作之合翊我恭人宛嫕貞靜孔淑令聞或勸
之學或饁之耕刑家式則相敬如賓迺肇庥於
媲美垂篤祐于來昆奕奕在庭翹翹者仲賚我
明府牧茲有衆闗無私謁案無宿訟政尚體要
沈幾持重緣儒術而飾吏職中和之樂諷戢我
宇甸厥績用宣士鼓篋于序農負耒于田撤關
解榷水虞告虔則四民各修其業六屬咸若其

天爭驩嘑而抃儛以籲帝而祈年明府曰嘻守實不任女其庶幾以祝我二人之世延明命吾聞天視聽自民視聽亦旣格乎以光昭大信荷百祿而與之七齡俾寖引而滋盛赫赫 宸寵金紫備紆薦登中憲三拜大夫母以子貴珈帔是胥俛仰俱適傴僂自如處尊益下御實若虛展也純德克綏福履緊昔越國流澤瀰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偕壽且康以保我孫子不敏作頌庸詔惇史

石隱圖頌贈肖泉施長者秋仲六十

嶷嶷如石混混原泉奕奕三施若璹若璇翩翩

諸子阿咸阿玄德芳惟遠雙溪之壖繞膝蘭桂

𦂳目琅玕羽用儀吉昌繇得全九莖茁秀三實

成僊誰其圖之以介者年誰其頌之以秩初筵

金輪在望玉鏡常圓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八終